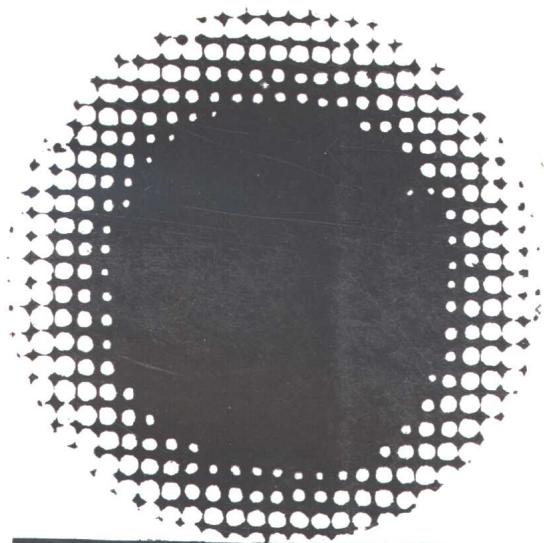


生存及生存者

[德] 伊曼纽尔·利维纳斯著

顾建光 张乐天译



比较文化丛书
Comparative Cultures Series

86
9



00169182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708048

书号 B086
L49 4

比较文化丛书

生存及生存者

[德] 伊曼纽尔·利维纳斯著

顾建光 张乐天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池长尧

· 比较文化丛书 ·

生存及生存者

伊曼纽尔·利维纳斯 著

顾建光 张乐天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排版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75 插页2 字数74 000 印数1—36 5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03·272 定价：1.20元

主 编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名誉主席周谷城 主席王元化

主任编务 黄万盛
编 务 黄万盛 商戈令 张士楚 蒋弋为
赵鑫珊 纪树立 周 耘 张 燕
申屠奇 潘 湜

编者献辞——

经过两年的努力，《比较文化丛书》问世了。

100多年前，鸦片战争把我们伟大而又古老的民族从闭关锁国、封建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从此，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开始坚韧顽强地探索着民族自强之路，屡跌屡起，前仆后继。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民主的社会成为整个民族的强烈愿望。

100多年过去了。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造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祖国仍然贫穷，人民尚不富裕。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科学上的差距和那恶梦般的十年动乱，总是令我们民族的自强之心隐隐作痛。

反省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的民族成长了。我们颂扬成就，但不迷恋沉湎；我们正视差距，但决不悲观失望；励精求治，奋发图强。现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的心声，化为中国大地上宏大生动的社会现实。

改革和开放，逻辑地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由此产生，它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不菲薄历史。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怎样弘扬这份遗产，使其走向新生？我们也不盲从西方，如何借鉴、消化西方的成就，取彼长，补己短？这正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题中之旨。

多年来，学术研究历尽坎坷。比较研究自然也成了姗姗来迟的“新学科”。直至今日，比较研究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仍在研究之中；甚至，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使用，也是五花八门、约定俗成。于此，对译著和专著的采录，也就不拘一格地包含尽大的时间跨度和足够的内容范围。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能把已有和将有的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大家。

《比较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6年12月

中译者序

本书作者伊曼纽尔·利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是一位当代的德国哲学家,他的这本名为《生存及生存者》的小书原版为德文,我们这儿是根据本书的英文译本(英译者Alphonso Lingis)并参照德文原版译出的。

本书书名的英译为“*Existence and Existents*”。按我国通常的中文译法可译为“存在及存在者”。这样,“*Existence*”的译名就有可能与英文的另一个词“*being*”的译名相混淆,因这个词的中译也是“存在”。其实,“*being*”这个哲学术语的含义通常是指世上事物的存在。而“*Existence*”这个词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一般用于指个人现在的生存。因此,我们说,“存在主义”倒不如译为“生存主义”(Existentialism)为好,不过只是已经约定俗成,也就罢了。

所以,从书名上即可看出,本书的内容在倾向上是存在主义的。是的,作者在本书中的存在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作者一反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或者科学对于诸如“世界”、“疲劳”、“瞬间”、“光线”、“睡眠”……这些概念的解释,而以存在主义的眼光重新讨论和解释了这些概念。因为,理性主义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论上的解释是零碎

的和不连贯的，而存在主义哲学则可以从前理论的实践的生活中获得对于这些现象的连贯的、整体的理解。所以，作者可能是以一种我们的读者不太熟悉的方式来阐述这些问题的。这对于那些不太熟悉存在主义哲学的读者来说可能显得有点晦涩难懂。不过，本书主要讨论的似乎是一些日常生活题目，因此也就不象一般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那么艰深。如果您想了解一下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想了解一下存在主义哲学眼光下的生活世界，不妨细细品味一下这本小书的句段，可能是饶有趣味的。当然，其间的一些唯心论谬误还有待读者鉴别和批判。

译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于上海

前 言

我们这儿的研究仅是一种准备。这一研究考察了较为广泛的题目，这些题目涉及到善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作为通向善的运动的其他问题的关系。柏拉图“把善置于存在（*Being*）之彼岸”的理论是我们这一研究的一般准则，但是不构成其内容。这意思是说，把生存者引向善的那种运动并非生存者把自己提升到较高的生存的那种超越，而只是从存在以及描述这种存在的范畴那里启程：“一种离开存在”（*an ex-cendence*）。但是，离开存在以及善在存在者（*being*）那里必定有一个立足点，这就是存在比非存在者（*non-being*）要好一些的原因。

此书对存在的论述只限于这一立场。然而，我们的阐发则不能不谈到出于这一立场的那些展望，也不能不谈及由这一立场所预言的那些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将留给下一本续著去加以阐述。

这些研究是从战争以前开始的，就是在监禁中也继续进行，并且写下了绝大部分的内容。在集中营里之所以有兴趣写这些东西，并非为了表现自己的深奥和沉湎学术以保护自己，而是想对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发表的那些具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不被人们注意这一点作一解释。

目 录

中译者序

前 言

第一章 导言：生存者及他与生存的关系	1
第二章 与生存的关系及其瞬间	6
1. 与生存的关系	6
2. 疲劳和瞬间	16
第三章 世界	25
1. 意向	25
2. 光线	36
第四章 没有世界的生存	44
1. 异国情调	44
2. 无存在者的存在	51
第五章 本质	62
1. 失眠	62
2. 位置	65
3. 通向时间之路	88
第六章 结论	102

第一章 导言：生存者及他 与生存的关系

哲学的反省没法不去考虑那生存着的东西与其生存自身之间的区分，也没法不去考虑以实体来指示的个体、种类、集体、上帝、存在者与他们的生存事件或活动之间的区别。但是，从哲学的观点看来，这些问题也同样是易于消解掉的。当思想沉醉于本身没有意义的生存这一动词时，它就茫然了，因为对这个动词似乎没法作何评论。生存这个动词只有在其分词形式下才变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只是在那生存着的生存者那里才变得可以理解。思想以不为人知的方式从以存在的资格出现的存在的概念中悄悄地溜走，从一个一般的存在、一个其本质事实上将包括生存的上帝那儿悄悄地溜走。正因为如此，对于生存原因的观念来说，一个处于生存中的存在者生存着。然而，作为一个“存在者”，就不是存在的行为、活动、纯粹的事件或工作。对于存在的行为、活动、纯粹事件或工作的理解将会与对于存在者的理解造成混淆。

从存在者中来区分出存在的困难，以及从他者中来想象一个存在者的倾向都不是偶然的。两者都是出于从任何事件

之外来确定瞬间即时间的原子这样一种习惯。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去联结两个相互独立的词。“一个存在者”就已经与存在结成了某种联系；一个存在者是不能从存在中孤立出来的。存在者就在存在之中。存在者已经支配着存在，主体支配着属性。存在者是在瞬间对存在起支配作用的，现象学分析把这作为某种不可分解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问，存在者在存在中的这种粘着性是否只是在一个瞬间造成的。说它是由一个瞬间的位置造成的不是更好吗？瞬间难道不就是这样一种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在那种纯粹的行为中、在存在的纯粹动词中、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中，一个存在者被安置于其间？瞬间难道不是那把握着那个存在的实体吗？瞬间难道不是那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的一种“极化”（*polarization*）吗？开端、起源、诞生表现为一种辩证法，在此辩证法中，这个处于瞬间核心的事件才变为可见。对于一个具有开端的存在者来说，我们不仅必须找到那创造它的原因，而且必须对它接受其生存的那些事情作出解释。不仅诞生将是接受由先前生存的主体所提供的贮存或天赋；甚至出自虚无的创造（从那种生物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纯粹的被动性），在其情绪高涨的瞬间、在创造的瞬间、在超越存在的一个行为中、在一个主体把握其属性的活动中，也是有某种东西加之其上的。开端就已经是存在者的这种占有和活动。瞬间不是一团混沌，瞬间是被联结起来的。这种联结就是那把它从永久中区分出来的东西，永久对于一些事件来说是简单和外在的。

存在的事件是什么？这种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是从那些支配着它的存在者那里分离出来的。存在的事件的一般性意指什么？它当然不同于一个种的一般性。通常所谓的“某

物”，一个物体的纯粹形式，就已经表达了在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存在者”的思想，它是高于种的，因为人们不能通过增加特殊的差异来从它下降到种。在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存在者”这样的思想就已经保存了超越这么个名称，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把超越这个词用于“大一”、“存在”和“善”的。但是，存在的一般性——即组成一个生存者的生存的东西——与那种超越是不相等同的。存在是不能被确定的，存在也不确定任何东西。存在不是一个物体所支撑的质，存在也不是支撑着质的东西。存在也不是某个主体的行为，即使在“这是”这样一个表达中，存在变成了一个属性——因为我们马上不得不说，这个属性对于那个主体并没增加什么东西。从而，我们难道不是也不得不看到（带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对于存在这一范畴的理解（根据这一范畴，存在属于一个存在者）是带有一般地存在的那种非人格特征的标记的？通过一种颠倒，通过那种当下现在的事件，那种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不是变成了“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了吗？那种当下现在的事件将成为本书的主要题目。但是，如果存在自身拒绝人格的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探讨它呢？

这一工作将以下列方式进行：即从存在的非人格性中来探讨那种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的观念，以便随后能够分析现在和位置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一个存在者、一个主体、一个生存者就从非人格的存在中出现，尽管还只是一个本质。但这些东西并非只是凭他们自身出现的。对我们来说，他们似乎是从当代本体论的某些位置中得到确证的，而当代的本体论已有可能更新哲学的疑难问题了。

当代哲学本体论的更新与实在论没有什么相同之点。它

的研究并不预先假定外部世界的存在，也不预先假定外部世界对于意识的优先地位。当代哲学断言，在人的精神性中的本质的东西并不在于我们与组成世界的那些事物的关系。而是由这样一种关系决定的，它处于我们的生存的作用之中的，这里只有存在这一纯粹的事实，这一光秃秃的事实的赤裸性。这种关系并非除了同语反复之外一无所有，这种关系构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现实性以及某种令人惊讶的品格是在焦虑中表现出来的，而那种关系又是在这种焦虑中得以确定的。存在中的邪恶，即在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物质的邪恶，变成了存在的邪恶。

带有在自我和其生存之间这种关系的那种成见在某些情境下变得特别令人伤感。生存显得是一个必须背上的包袱。哲学分析习惯于把那些情境留给心理学去作说明，但是我们将对这些情境即疲惫和懒惰加以特别的注意。

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所激发的话——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本体的概念以及人维系其与存在的关系的概念——那么这种反省也为摆脱那种哲学气候的深刻要求所支配，也为我们不能把它留给海德格尔以前的哲学去加以处理的信念所支配。

那表现为统辖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解释的概念就是那被想象为迷狂式的生存的概念——迷狂式的生存只是作为面向终极目标的迷狂才有可能。这种概念结果把在这有限和虚无中生存的悲剧要素置于当人生存投身于其中的东西中去了。只是在存在自身由虚无所决定的限度内，担忧作为对于虚无的理解才成为对于存在的一种理解。一个没有担忧的存在者将是一个无限的存在者——但这个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存在和虚无的辩证法继续支配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在那

儿，邪恶总是欠缺，即是不足，是存在的缺乏，亦即是虚无。

我们将试图向邪恶是欠缺这一思想提出挑战。存在除它的限制和虚无之外就不包含其他的邪恶了吗？在其确实性下面就没有某种深藏的邪恶了吗？面对存在的担忧——存在的恐惧——不正象面对死亡的担忧一样地原始吗？对于存在的害怕不正象为存在的害怕一样地原始吗？也许情况不止如此，因为前者可以解释后者。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存在与虚无是等同或者并列的（它们不是一种生存的更为一般的陈述的一些方面，存在决不是由虚无构成的），对于这些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将称“有”（*there is*）为事实。在“有”中，那种存在主义哲学把它作为出发点的主观的存在和古老的实在论的客观的存在融合起来了。正是由于“有”是这样完全地抓住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采纳虚无和死亡，我们只是在虚无和死亡面前颤抖。对于虚无的恐惧不过是我们卷入存在的尺度。生存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悲剧，这种悲剧的存在不只是由于生存的有限性，它是某种死亡也不能使之消解的东西。

第二章 与生存的关系及其瞬间

1. 与生存的关系

象“在碎片中的世界”或者“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之类的表达尽管是已经陈腐了，不过却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情。在理性的秩序和一些事件之间的裂隙，象物质那样不透明的那些心灵之间的互不渗透性，其中一个对于另外一些都是荒谬的那些逻辑体系的错综复杂性，我与你重新结合的不可能性，以及最终对于什么作为世界的基本功能的理解的不适当性——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的晨光熹微中所遇到的事情，也就是重新唤醒古代关于世界末日梦魇的事情。

除去神秘主义的联想，生存这个词表达的是人的命运的一个时刻，其含义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的。这是有限的一刻，并从而有着独特的启发性。因为，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连续作用被打断的地方，我们既没有发现死亡，也没有发现“纯粹的自我”，而只有存在的无个性特征的状态。生存与世界的关系并不同一，它先于世界。在世界终结的情景中，那种把我们与世界联结起来的主要关系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但是，关系这个词在这儿是不适当的，它意味着一些术

语和实体。它把这些当作是等同的，但也是独立的。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略微有那么一点意思，把它称为关系只是一种类比。因为当世界消失时，我们才得以领悟到的那个存在不是一个人或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些人和一些东西的总和，它是这样一个事实，是“有”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在戏剧开演之前、在帷幕升起之前作出的某个决定，那谁或者什么是不会与其生存发生交流的，它是通过已经发生的生存才占有这种生存。在思想的外头，在生存着的事实中，在那些用于说明事物和个人并构成生活的行为的情感与活动中，发生了一个不可比较的事件，它发生于介入生存之先，这就是一个出生的事件，无论如何，这个事件是真实的。当我们在经济生活的关联中来对此事件加以考虑时（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瞬间是等同的，是可以作相互补偿的），我们将发现这种事件发生于每一个时刻。

对于存在的征服在每一个不连续的瞬间都在不断地重新开始，这每一个瞬间都是出自虚无。尽管这种征服从笛卡儿的时代起就已经发生了。

这不是对于一个重言式的两个术语的臆造和独断的本质，在这儿我们曾设想它存在于一个方面，以便然后去想象一个生存者通过它占有其生存的行为。我们并没有为言语的重复性所欺骗。生存和生存者的两重性将被确定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它不是已经生存着的话，那生存着的东西是不能占有任何东西的。但是，这种“具有两重性的”真理、这种占有所发生的作用，是为在人的生存中的某些时刻所证明的，在那里，对于一个生存者来说，生存的粘着性就好似一条粘胶。

与光线相接触、睁开眼睛的行为、单是感觉的闪现，这